

欧亚新秩序

【第一卷】

俄罗斯转型：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

冯玉军 著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
State Governance and Social Chan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欧亚新秩序

【第一卷】

俄罗斯转型：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

冯玉军 著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
State Governance and Social Chan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亚新秩序: 全3册 / 冯玉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 - 7 - 5203 - 3223 - 1

I. ①欧… II. ①冯… III. ①俄罗斯—研究—现代—文集②欧洲—研究—现代—文集③亚洲—研究—现代—文集 IV. ①D751.2 - 53 ②D75 - 53 ③D7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908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范晨星
特约编辑 郭 泉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62.25
字 数 958 千字
定 价 258.00 元(全三卷)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长期供职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要从事俄罗斯—欧亚问题、国际战略与大国关系、国际能源安全与外交、中国周边安全、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撰写有大量有关上述问题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多次承担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项目研究。主要著作有：《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俄罗斯国家安全决策机制》《俄罗斯发展前景与中俄关系走向》《俄罗斯外交思想库》《俄罗斯、中亚“油气政治”与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等。主要译作有：《俄罗斯战略：总统的议事日程》《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等。

本卷简介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进入了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近三十年来，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但受传统文化、现实条件、思维方式、权力博弈、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转型之初的制度设计与目标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已扭曲变形：取代理想中的民主制度的是号称“可控民主”的威权体制；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是重新国有化、寡头垄断和不发达民营经济相互掺杂的混合经济；公民社会在经历一段时间发展后又日渐衰微。

当代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表明，任何国家的社会转型都不会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一帆风顺的线性进程，“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一历史诅咒依然会在当代出现新的变种。对于俄罗斯来说，如何摆脱历史的循环与宿命，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大潮中走出一条既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总体方向、又符合自身国情特点的道路，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封面设计：宋微微

自序

1991年之夏，是我大学毕业并准备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暑假。8月19日，当从收音机里听到“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国家权力”的时候，我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接下来几天的电视画面更是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视觉与神经：隆隆的坦克开到了莫斯科街头、戈尔巴乔夫被解除软禁后从索契回到首都、紧急状态委员会结束存在并草草收场……这个曾经无比强大的世界超级大国在短短几个月内天翻地覆。1991年12月25日，镰刀与斧头之旗从克里姆林宫落地，苏联“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苏联解体了，而我与苏联—俄罗斯的不解之缘才刚刚开始。1991年秋，我进入吉林大学苏联研究所师从傅树政先生攻读苏联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94年，我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当时称所）从事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在此期间，我在外交学院师从林军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8—2001），专攻俄罗斯外交。2016年，在供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2年之后，我入职复旦大学，仍然从事俄罗斯—欧亚问题研究。

从1991年至今，我从事俄苏问题研究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近30年来，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的社会转型进程如浮云苍狗，而我也以自己的目光和心智观察、思考着这里的起伏变化、沧海桑田。

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都可以说是“多元多次方程组”，其解法异常复杂甚至最终无解，任何以简单的线性思维来观察和理解社会转型的方式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不得要领。于研究者而言，重要的任务就是以多元视角观察这些国家全面转型的复杂进程，探究这种复杂进程背后的

构成要素及其多层互动,进而揭示不同国家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与演进规律,并对其特殊性及普遍性加以比较研究。

本套文丛冠名为“欧亚新秩序”,由《俄罗斯转型: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俄罗斯转型:对外政策与中俄关系》《欧亚转型: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三卷组成,力图基于由历史发展、世界比较、中国利益三个坐标共同组成的立体化研究框架,系统回顾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及其他欧亚国家的转型进程,深入剖析其政治社会转型中制度、文化与人的因素,全面总结其治国理念、政策、手法及国家兴衰的动因与规律,深度揭示其经济发展波折起伏的逻辑与前景,生动再现欧亚地区的大国合作与竞争。

回首近30年来俄罗斯及其他欧亚国家的转型进程,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国家转型的进程基本是平稳的,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与人道主义灾难;这些国家转型的成效总体是正面的,它们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确立了新国家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模式与社会秩序,开始了建设新国家的征程,并作为新的国际关系主体,努力在国际社会中寻求新定位,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展开了积极、全面而复杂的互动。与此同时,大国及地区势力围绕“欧亚空间”的合作与博弈从未停歇。受内外多重力量的共同作用,大欧亚地区的结构、秩序乃至这一概念本身都在经历着崩塌、重构和畸变。未来,这种变化仍将持续且具体场景会出现多种可能。可以肯定的是,欧亚地区国家发展模式的多样化选择、大国及地区势力在欧亚地区的多元化存在、围绕欧亚地缘政治和发展前景的多重博弈与合作将是未来欧亚地区秩序演变的三条基轴。

在肯定俄罗斯等欧亚国家转型总体平稳、正面成效斐然的同时,不能不看到这些国家的转型的“苦难成就”。受传统文化、现实条件、思维方式、权力博弈、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转型之初的制度设计与目标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已扭曲变形。以俄罗斯为例,取代理想中的民主制度的是号称“可控民主”的威权体制;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是重新国有化、寡头垄断和不发达民营经济相互掺杂的混合经济;公民社会在经历一段时间发展后再趋衰微。当代俄罗斯及其他欧亚国家的历史发展表明,任何国家的社会转型都不会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一帆风顺的线性进

程,“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一历史诅咒依然会在当代出现新的变种。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如何摆脱过往的循环与宿命,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大潮中走出一条既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总体方向、又符合国情特点的道路,仍然举步维艰。

30年来,俄罗斯国家发展经历了衰落、振兴、遇阻的波峰浪谷,其对外政策也经历了向西一边倒、多极化外交、强势出击、重陷困境的波折起伏。俄罗斯不甘于沉沦,仍自视为全球性大国,渴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但综合国力下降和大国雄心未泯之间的张力使其国家身份定位前后扭曲,也让其对外行为经常进退失据、自相矛盾。俄罗斯是谁?要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会与外部世界构建起何种关系模式?这一连串问题尚无确定答案,需要在俄罗斯未来发展、自我调整以及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过程中获得解答。

中俄关系在苏联解体后实现了平稳过渡,两国结成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历史证明,中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和则两利、斗则两伤。30年来,中俄关系在政治、经济、国际、安全、人文等多重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我们说“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并不只是基于具体合作的成果,而是基于在经历了400年的风雨之后,中俄两国终于找到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关系原则。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些原则是中俄关系发展的“黄金定律”。坚持之,中俄关系就可以健康、平稳、可持续地发展;背离之,中俄关系就有可能扭曲变形,甚至重蹈忽热忽冷的覆辙。正所谓,“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长久以来,俄罗斯对中国的安全、发展甚至国内政治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甚至深入骨髓的影响。看待中俄关系,绝不能仅仅看30年,更要看两国关系肇始以来的400年,唯有把中俄关系放在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才能在全面深入把握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其实质了然于心。当前,中俄国力对比正经历历史性变化,在继续致力保持中俄关系良性互动的同时,双方身份认同的差异性、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互利双赢的不均衡性值得高度关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当更主动地引导和塑造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

对于俄罗斯等欧亚国家转型的研究,不仅仅出于对他者的关注,更出于其对中国的特殊意义。受特定历史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思想体系一度与原苏联国家有着极强的相似性。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早于苏联且双方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如果说中国走的是和风细雨般的“渐进道路”,原苏联国家搞的却是疾风暴雨般的“休克疗法”。很难讨论和验证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这亦非学术研究的功能所在。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对他者的研究为自己提供镜鉴。我们研究俄罗斯等欧亚国家社会转型的重要目的,在于深入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行稳致远。

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创新对一门学科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

俄罗斯—欧亚问题是综合性的国别地区研究,应该将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社会、人文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多视角深入观察。唯有此,才能真正把握其战略脉动,而非难政治谈政治,就经济谈经济,否则永远是“两张皮”。换言之,要把俄罗斯—欧亚放在多棱镜而不是老花镜、近视镜、望远镜和有色眼镜下来细心观察,才能看到其七色光谱,看到这些国家的斑斓底色。“层次分析法”是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方法,国际层面、国家层面、集团层面、个人层面的诸现象都需要深入剖析。因此,要在多层次上来研究。形象一点说,俄罗斯不是“小薄饼”,而是“多层蛋糕”。

没有完全理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行为是在非常复杂的博弈中产生的。在国际层面,一定要关注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什么位置,发挥什么作用,关注其外交思维与行为方式,关注其与他国的互动模式。而在国内层面,一定要看到俄罗斯国内的利益集团因素,而不是将其视为单纯的“理性国家”。没有抽象的俄罗斯,就像没有抽象的美国一样。谈俄罗斯的任何内外政策,都不能不重视利益集团和个人因素。

中国人对俄罗斯的认知受到强烈的历史因素制约。自20世纪初以来,俄罗斯对中国全面的思想、文化领域及制度的全方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鉴此,通过“第三只眼睛”来看俄罗斯—欧亚的意义就非常重要,需要借助更宏大体系和更宽广视角来审视这些国家。于中国学者来说,在与俄罗斯—欧亚国家同行接触、利用俄

文材料的同时，还要广泛汲取第三方的观点和视角。因此，加强与美欧日等“第三方”该领域学者的交流，不仅可使我们了解更多元的观点，还可获得观察和理解俄罗斯的更多视角和路径，要言之，务必看清世界发展大势，惟如此，才能在世界体系的坐标中找准俄罗斯的真正位置。

在研究俄罗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好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的关系。很多人拿着西方国际理论套现实，而没有将俄罗斯及中俄关系放在复杂的历史经纬里来思考，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不能完全不要理论，但在理论和历史之间，可能历史要比抽象的理论更加重要。比如，在中俄是否需要结盟的问题上，不能简单套用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而是要从中俄关系的历史来全面把握。西方看俄罗斯主要基于历史记忆和现实考虑，包括乌克兰、中亚、高加索国家在内的原苏联国家也是这样。但中国对于俄罗斯的历史记忆和反思是不够的。俄罗斯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它对于中国的意义何在，我们还未进行过系统、深入、认真的思考。我们对俄罗斯的认识仍然是碎片化的，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同样也是碎片化的。质言之，俄罗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尚不十分清楚。我们对俄罗斯还缺乏清晰的战略判断和明确的战略目标。崛起的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我们暂时还没有十分清晰的概念。与此相关，抑或是最重要的一点，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地认识到，研究俄罗斯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否则涉俄研究就可能找不到方向，甚至走入歧途。

本套文丛的出版是对我个人从事俄罗斯—欧亚问题研究的一个小结。30年来，我的点滴学术成长离不开诸多领导和师长的培养与信任，离不开同事、同行和朋友们的帮助与支持，离不开家人亲人的奉献与付出。对此，衷心地表达真诚感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我奉献了青春的地方。春来秋往22载，让我怀有难以割舍的感情：初心不改，永远牵挂。至今，还清晰记得原院长陆忠伟先生在我们初任训导：“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绝无半字空”。自那时起，我始终以此为座右铭。今后仍将一以贯之。人到中年，复旦大学给了我新平台。入职以来，领导和同事们给予我极大信任和支持，让我拥有了继续成长的园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我当以复旦校训明志，为学、教书、育人。

本套文丛正式付梓之际,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与王茵总编辑助理的大力支持,以及郭泉编辑的细致、认真的工作,这是本套文丛得以顺利出版的重要保证。本套文丛的出版也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以往,更多关注的是现实问题。今后,当更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学术研究是一件苦差事,所幸,我所学专业、所事工作与兴趣完全吻合。因此,苦亦是乐。

我出生于1970年,1987年上大学。可以说,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家国情怀永远是内心中最深沉的情愫。我们经历过物质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也经历过社会氛围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到朝气蓬勃、相对宽松的转变,我们期待着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更加政通人和。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深深地融入了世界。今天,国家的发展、稳定、安全,国人的生活福祉都与国际风云变幻密切相关。作为主要从事俄罗斯—欧亚问题研究的学者,我当以“把俄国脉动、揽欧亚风云”为己任,为中国成长为一个更强大、更文明、更智慧的世界大国尽绵薄之力。

2018年10月,初到岳麓书院。书院的楹联特别符合自己的心绪,特录以自勉: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冯玉军

2018年深秋于复旦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俄罗斯研究方法论探索	(1)
第一节 对推进中国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	(2)
第二节 实力对比、国家身份与国际环境：观察中俄 关系的三维视角	(14)
第三节 以多维视角审视俄罗斯发展走向	(16)
第二章 俄罗斯政治社会转型：制度、文化与人	(19)
第一节 俄罗斯政治转型与国家治理	(20)
第二节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矛盾与问题	(38)
第三节 反思苏联解体的国际影响	(45)
第四节 涅姆佐夫案能否引发“蝴蝶效应”？	(50)
第三章 普京治国：理念、政策与风格	(53)
第一节 2001 年普京施政总结	(53)
第二节 可控民主、国家主义、孤立主义与 俄罗斯未来	(59)
第三节 解散政府，普京第二任期提前开启？	(63)
第四节 乱云飞渡话普京	(66)
第五节 普京掀起反腐“狂飙”	(70)
第六节 “王者归来”：普京第三总统任期任重道远	(76)

第七节	普京执政总结与俄罗斯发展前景	(79)
第八节	普京的 2018: 连任易执政难	(88)
第四章	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兴衰轨迹	(92)
第一节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 强权下的复兴?	(92)
第二节	2007 年: 俄罗斯缘何开始高调和强硬	(95)
第三节	俄罗斯强势复兴及其战略影响	(108)
第四节	2008 年俄罗斯权力交接与国家走向	(124)
第五节	梅德韦杰夫的“全面现代化战略”	(140)
第六节	2012 年普京复任后的俄罗斯内外政策调整	(145)
第七节	2013 年俄罗斯战略形势评估	(162)
第八节	在困境中寻求“突破”: 2015 年俄罗斯形势	(180)
第五章	俄罗斯经济: 波峰浪谷后的逻辑	(196)
第一节	俄罗斯综合国力评估	(196)
第二节	普京执政之初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与经济形势	(203)
第三节	2005 年俄罗斯经济: 增速趋缓、结构依旧	(208)
第四节	2013 年俄罗斯经济再陷困窘	(212)
第五节	远东开发: 宏大设想 vs 模糊身份	(214)
第六节	俄罗斯经济“向东看”: 虚幻还是现实?	(215)
第七节	经济危机与俄罗斯的发展道路	(218)
第六章	恐怖主义威胁与俄罗斯反恐斗争	(237)
第一节	2002 年的国际恐怖活动与反恐斗争	(237)
第二节	解读“超级恐怖主义”	(241)
第三节	从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看俄罗斯 危机管理	(245)
第四节	恐怖袭击难挡车臣和平重建	(252)

第一章

俄罗斯研究方法论探索

方法论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只有在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之下，学术研究才能建立起合理的认知框架、寻找到有效的思维路径，对研究客体进入深入探索以此发现事物的真相和规律，真正做到追根溯源、正本清源而不是缘木求鱼。中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是一门正在成长的学科，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学科体系，需要在持续进行本体论研究的同时，努力从事方法论的探索。在这方面，我们既需要学习国外现行的有益经验，也要不断总结中国俄罗斯问题研究的既有成果。

基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这一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质，必须把俄罗斯置于一个由历史变迁、全球比较和中国利益三条坐标共同组成的立体空间中加以审视，才能真正把握俄罗斯发展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才能真正体察俄罗斯之于中国的意义。

只有以多视角对俄罗斯进行深入观察，才能真正把握其战略发展脉动，而不只是“就政治谈政治，就经济谈经济”，否则永远是“两张皮”；要把俄罗斯放在多棱镜而不是老花镜、近视镜、望远镜和有色眼镜下来细心审视，才能看到它的七色光，看到俄罗斯社会斑斓的底色；要在多层次上来研究俄罗斯，在国际层面，要关注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什么位置，发挥什么作用，有着什么样的发展前景；在国家层面，要把握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民族特性、特定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在国内层面，一定要看到俄罗斯国内的利益集团因素，而不是将其视为单纯的“理性国家”。没有一个抽象的俄罗斯，就像没有一个抽象的美国一样。谈俄罗斯任何一项国内和国际政策，都不能不重视利益集团和决策者个

人的因素。

在研究俄罗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好理论和历史的关系。很多人削足适履,拿着西方的理论套现实,而没有将俄罗斯、将中俄关系放在一个历史经纬里来思考,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不能完全不要理论,但在理论和历史之间,可能历史要比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更加重要。

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研究俄罗斯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可能找不到方向,甚至可能会走入歧途。

第一节 对推进中国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

尽管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它仍然是国际体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俄罗斯问题研究也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并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特色^①。

近年来,中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成果丰硕,老中青三代俄罗斯问题学者从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诸多视角,对俄罗斯的历史命运、政治发展、经济转型、对外政策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用自己的默默耕耘不断深化对俄罗斯的认知。但同时,国内尚未真正形成跨学科的“俄罗斯学”。尽管2006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第一次“中国俄罗斯学学术研讨会”,并提出了“创立跨学科的俄罗斯学”的倡议,国内学者对如何构建中国的“俄罗斯学”也进行了诸多有益探讨^②,但现实的科研教学管理体制、学术资源分配模式、人才分布状况以及学科建设本身的难度,让中国的“俄罗斯学”还只是处于一个酝酿

① 端木美:《俄罗斯东欧研究在法国》,《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第118—124页;许华:《美国的苏联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6期,第77—81页;徐洋:《西方学者眼中的苏联学》,《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期,第30—31页;王鹏:《西方苏联学研究中的范式及范式转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第57—62页;宣志刚:《日本“实践派”学者岩下明裕和他的著作》,《西伯利亚研究》2003年第5期,第64页;等等。

② 吴红蕾:《全国学界首次“俄罗斯学”会议综述》,《国外文学》2008年第1期,第126—128页;国玉奇:《试论作为独立学科的俄罗斯学》,《中国俄语教学》2007年第2期,第12—16页;付晓霞:《探讨俄罗斯学》,《中国俄语教学》2008年第3期,第51—53、57页;等等。

阶段。

笔者无力就构建中国的“俄罗斯学”提出宏大设想，只想对如何推进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谈一孔之见^①。

一

苏联解体至今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俄罗斯作为一个新的国家和国际关系主体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初创阶段。但是，俄罗斯寻找自我的历程并未结束，俄罗斯深刻的全方位社会变革仍在继续。可以说，历史与现实的纠葛、国内与国际的互动，让俄罗斯所走出的每一步都不是那么简单，并且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层层涟漪。

那么，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应该关注哪些问题？在如此复杂的研究客体面前，我们究竟如何确定我们的研究重点、确定中国的研究视角？2000年，李静杰先生提出中国的欧亚学界要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化，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吸取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推动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为我国国内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环境”四大课题^②。10年过去了，中国俄罗斯学界的同人们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在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同研究对象的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以及学科发展本身的要求还存在不小差距。

基于俄罗斯社会转型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俄罗斯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笔者认为，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必须是全方位、多视角、大纵深的，既要在宏观层面关注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战

① 国别研究是不是等同于国别学，到目前为止还是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国别研究侧重于对国别当今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现实问题的研究。国别研究和地区研究属于国际问题研究的范畴……国别学有别于国别研究，区别在于二者研究的重点不同。国别学侧重于对国别的文史哲方面（如语言、古代史、文学艺术、哲学、习俗等）进行系统的经典式研究。国别学为独立学科，不属于政治学或国际问题研究的范畴。”参见徒温《国别研究有别于国别学，拉美研究有别于“拉美学”》，《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第61页。

② 李静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在新世纪应该有个大发展》，《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第4页。